

● 沈胜衣传奇系列

追猪八百里

「台湾」古龙

太白文艺出版社

追猎八百里

「
口
湾」古龙



太白文艺出版社

序

自从写了“小李飞刀”和“侠盗楚留香”之后，我的读者越来越多了，“古龙”的名字也越来越响。书店里陈列着我的书，电视里放着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和故事，街道上的音响喇叭里唱着“小李飞刀”的曲子，甚至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我同意让他的酒店名字叫“楚留香酒馆。”

我感谢读者的厚爱。对这两个人物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小李飞刀”李寻欢侠义善良，但也有性格上的弱点。他感情脆弱，拿不起又放不下，爱林诗音，但又不愿向她吐露真情，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用喝酒来打发光阴，消极、悲观、痛苦，一生都处于矛盾和悲剧之中，活得很累太不洒脱。

楚留香呢？他潇洒、风流、幽默、诙谐，游戏人间，行侠仗义。他能把一件极难办到的事办得很漂亮，这的确很绝，很令人神往。很多人认为我在小说开头写的一纸短笺最能说明问题：

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尽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时，当踏月来取，君素雅达，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

这张短笺把一件盗取别人宝物之事，写得轻松、优雅、富有诗意，这就是楚留香的品格。

我有很多智慧很高、很有文学修养的朋友，他们一见到我总会问：“小李飞刀和楚留香写得真好，你为什么不继续写下去，多写几集呢？”

我笑笑。

我只能笑笑。

小李飞刀已写到了极致，楚留香也写了八集，胡铁花也老了，怎么还能写下去？再写下去，也只能落入固定的形式中。

那么，我还写不写？

当然写！还要求变、求新，突破过去的陈旧俗套，重新尝试新的写法，塑造一个新型的侠客——沈胜衣。

沈胜衣，他不但有小李飞刀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还有楚留香的飘逸潇洒、风流幽默，同时，又有他们的智慧和武功。小李飞刀是用刀，楚留香不用兵器，但沈胜衣却是用剑，而且是双手剑。

沈胜衣的故事曲折离奇，紧张刺激，而且很香艳，但绝不荒唐无稽，而是充满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希望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能从书中受到启示，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也。

这是我写沈胜衣的最大愿望。

目 录

追猎八百里

杀手纵横	血腥遍地·····	(1)
狡施暗算	玉殒香消·····	(29)
铁人饮恨	铜墙被破·····	(62)
名侠追击	圣地屠凶·····	(113)

画眉鸟

南楼碎珍珠	妖鸟夜画眉·····	(145)
飞霜惊侠客	年华苦佳人·····	(186)
烈焰追魂箭	风铃夺魄镖·····	(223)
水杆群英会	火海一剑飞·····	(271)

杀手纵横 血腥遍地

追猎八百里

绿水桥平，朱门映柳。

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且非常幽静。

没有人声，甚至连鸟声也没有。

风很轻，几乎吹不动那些柳条，水流亦不怎样急，稍远便已听不到水声。

却幸好还有这风吹，这水流，这地方才不致令人有死亡的感觉。

这种幽静已不像人间所有。

× × ×

朱门紧闭，两个白衣人幽灵一样并立在石阶之上。

一男一女，一老一少。

那个老翁一头白发散乱，面庞苍白如纸，但腰背仍然挺得笔直。

他双拳紧握，两眉深锁，眼睛似开还闭，一面的皱纹，每一条皱纹都刀刻一样内陷，不时地颤抖几下，仿佛在忍受着一种强烈的痛苦。

站在他身旁的那个少女最多十八岁，双手搀扶着老翁右边身子，面色亦苍白得很。

她凝目望着门前的溪桥，一双眼闪着光。

泪光。

泪珠可没有流下。

两人站在那里也不知已多久，始终都一言不发，就像是两个哑巴。

只像是，事实并不是。

那个少女突然脱口一声：“来了！”目光一亮。

急速的蹄声正从溪桥那边传来。

蹄声虽然是那么微弱，她却已听到。

老翁应声嘴角一牵，微喟道：“只不知来的是否是他？”

少女道：“一定是！”

她说得虽然肯定，神态却并不肯定。

老翁淡淡一笑，没有作声。

这片刻，蹄声已近了很多。

少女倾耳细听了一会，皱起了眉头，道：“来的只是一

老人“嗯”的一声未已，来骑已然从那边柳荫转出，箭一样冲上桥头。

马是骏马，浑身赤红，一根杂毛也没有，阳光亦有如火焰。

骑在马上的是一个白衣人，年轻而潇洒，散发披肩，迎风飞舞。

老翁一见，精神大振，不觉一声：“是他！”

少女双眉立时展开。

来骑刹那冲至，后蹄一挫，前蹄一奋一落，停在石阶之下。

白衣人连随翻身下马。

老翁瞪着他，颤声道：“来的可是沈胜衣？”

白衣人道：“正是。”

老翁浑身一阵颤抖，道：“好！沈大侠来得好！”

沈胜衣道：“老前辈言重了。”

老翁道：“你可知我是那一个？”

沈胜衣说道：“铁胆仁心，中原李孟尝。”

老翁道：“就是直呼我李东阳，我也不怪你！”

沈胜衣道：“岂敢。”

李东阳道：“李义他怎样了？”

沈胜衣道：“双刀入肋，正在客栈养伤。”

少女惊问道：“是谁下的手？”

沈胜衣道：“他自己。”

少女一怔。

沈胜衣接着又道：“他恐怕我不相信，一心以死来证明。我实在想不到，他有此一着……”

李东阳道：“可是沈大侠总算保住了他的命！”

沈胜衣道：“未知老前辈这样急找我有何事情？”

少女插口道：“李义没有说？”

沈胜衣摇头道：“没有，他不停叩头，痛哭失声，只求我尽快来李家庄！”

少女叹息道：“他口齿本来就不怎样灵活，就是说，也

沈胜衣传奇—追猎八百里

难以说得清楚。”

沈胜衣道：“不过从他的神情举动，我已经知道，绝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所以将他安置好之后，立即动身，尽赶来。”

少女感激地道：“我看得出。”

沈胜衣的额上正有汗珠滚落。

他目光一转，转向那匹马，道：“这也是一匹好马。”

李东阳道：“我从一百匹骏马之中挑它出来的。”

沈胜衣道：“难怪。”

李东阳道：“沈大侠是一路东行？”

沈胜衣道：“不错。”

他旋即问道：“老前辈莫非西南北三面都派人寻找？”

李东阳颌首道：“西面胡培，南面胡烈，北面胡升！”

沈胜衣道：“鄂北三杰？”

李东阳道：“名符其实，都是英雄豪杰。”

他凄然一笑，道：“论朋友之多，两河地面相信还没有多得过我李东阳，但一旦有事，肯为我奔走的朋友就只得这三个人。”

沈胜衣微笑道：“得一知己，虽死无憾。”

李东阳大笑道：“所以我其实应该很满足的了。”

大笑未绝，突然一阵咳嗽，口鼻中鲜血飞溅，那一身白衣之上骤然无数血点。

沈胜衣看在眼里，皱眉道：“老前辈受了内伤？”

李东阳道：“无妨。”

沈胜衣霍地走上石阶，一手扣住了李东阳的左腕，面色

立时就凝重起来。

那个少女忙问道：“沈大侠，依你看怎样？”

沈胜衣道：“这个……”

李东阳道：“不必这个那个，我自知绝对活不过今天。”

沈胜衣皱眉道：“能够活到现在，已是奇迹。”

少女神色黯然。

李东阳反而一笑，道：“未见你，我如何放心离开人世？”

沈胜衣道：“我们可是素未谋面。”

李东阳道：“而且非亲非故。”

他盯着沈胜衣，又道：“对你我就只是闻名，这一次冒昧请你来，亦只是因为知道你的确是一个侠客！”

沈胜衣道：“有话请说。”

李东阳偏头道：“进内再说！”

沈胜衣一探，扶着李东阳的左边身子，转向朱门。

少女跟着伸手将门推开。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迎面扑来。

× × ×

入门七尺，地上倒着一个青衣仆人，满面鲜血淋漓，眼珠外突，鼻梁内陷，嘴唇迸裂。

李东阳目光一落，道：“这个人叫李顺，是我家的老仆，当时，大概听到了拍门声，上前去将门打开，谁知道门一打开，迎面就挨了一击，飞摔七尺，倒毙当场。”

沈胜衣道：“杀他的显然是一个杀人老手！”

李东阳道：“毫无疑问。”

他的目光转落在左面的一株梅树下。

沈胜衣传奇—追猎八百里

另一个青衣仆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挨着树杆，站在树前，右手紧握着^着一支扫帚。

那支扫帚只有下面两尺的一截在他手中，上半截标枪一样，洞穿了他的小腹，再插入树杆，将他斜钉在树杆之上。

少女适时道：“倒在那边梅树下的叫李康，也是我家的老仆，他当时在打扫院子，看见李顺被杀，自然就拿着扫帚冲上前去。”

沈胜衣微喟道：“可惜他一动身，对方就已冲到他面前，将那支扫帚一断为二，反插入他的胸膛！”

少女道：“除了他们两人之外，院内当时还有四个丫环，一个老婆子，三个健仆，正开始他们今天的工作，都无一幸免，尽死在来人手下！”

沈胜衣已经看见八具尸体，沉声道：“这已是十^八条人命。”

少女道：“却只是开始。”

沈胜衣心头一凛。

少女扶着李东阳脚步不停，向大厅那边走去，越接近，血腥味就越浓郁。

× × ×

进大厅，出中亭，转回廊，过花厅，入内堂。

到处尸体。

沈胜衣不禁有些怀疑是否置身地狱之中。

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尸体。

× × ×

内堂当门有一面屏风，其上溅满了鲜血。

×

×

×

三人也就在这面屏风之前停下脚步。

李东阳眼旁肌肉一阵跳动，道：“将屏风拉开！”

少女左手才伸出一半，沈胜衣右手已然一带将屏风拉过一旁。

屏风之后又五具尸体，其中三具而且还是小孩子，两男一女，最大的一个只怕也没有十岁。

一个青年倒在他们旁边的一张几子之上。

那张几子已碎裂，大半插入了他的腰背。

他右手紧握着一支秋水般晶莹的长剑，剑尖却刺入了他自己的胸膛。

剑并非软剑，也没有拗曲，只是他的右臂已齐肘被折就断。

他死不瞑目，一双眼睁大，眼瞳中仿佛仍然在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循着他的视线望去，一个少妇倒在那边地上。

那个少妇虽然面容扭曲，仍然可以看出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她一样死不瞑目，眼瞳中充满了悲哀，充满了愤怒。

两三件破碎的衣服覆在她的尸体之上，衣服下面的身子，显然是赤裸的。

李东阳瞪着青年的尸体，道：“这个是我的儿子李渔，我就只有这一个儿子。”

目光跟着转向那个少妇，道：“那个是我的媳妇，三个孩子是我的孙儿，最大的一个今年才只有九岁。”

沈胜衣沉声道：“又是五条人命！”

“六条！”李东阳老泪并流，道：“我那个媳妇，还怀有五个月的身孕！”

沈胜衣变色道：“一尸两命！”

李东阳道：“先奸后杀！”

沈胜衣脱口问道：“是谁下的手？”

李东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自顾道：“这间庄院之内一共住了一百七十八个人，现在却只剩下我，阿纤与李义！”

沈胜衣目注那个少女。

李东阳道：“她就是阿纤，是我的义女。”

沈胜衣突然问道：“出事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阿纤道：“在邻镇。”

她补充接道：“那边昨日一场大火，烧掉了不少房子，义父知道这个消息，今天早上就与我们前去一看究竟，发觉很多人无家可归，粮食方面尤其成问题，所以立即赶回来，打算先将庄院的存米送去，谁知道一进家门，就看见……”

她眼泪纷落，话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

沈胜衣回顾道：“你们之外，真的一个活人也没有了？”

阿纤呜咽道：“我已经看清楚，数清楚，不多不少，一百七十五具尸体。”

沈胜衣沉默了下去。

李东阳接道：“沈大侠肯随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看。”

沈胜衣沉声道：“看到这里，已经够了。”

李东阳突然问道：“看到这些，沈大侠有何感觉？”

沈胜衣道：“愤怒之极！”

他的目光再落在那五具尸体之上，道：“我现在虽则仍

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怎么样也好，这实在做得太过份了。”

李东阳一声长叹，转问道：“未知道沈大侠曾否听过‘独臂天魔’官三保这个人？”

沈胜衣道：“这个人据说是杀手之中的杀手。”

李东阳又问道：“沈大侠还知道些什么？”

沈胜衣道：“这个人的崛起据说是这几年的事情，手下有一群武功非常高强的杀手，什么人也好，只要出得起钱，都可以请他来杀人。”

他沉声问道：“这件事莫非就是他的所为？”

李东阳道：“正是。”

沈胜衣皱眉道：“老前辈到底开罪了什么人，以致招此灭门之祸？”

李东阳道：“就是他官三保！”

沈胜衣一怔。

李东阳接道：“使他变成独臂天魔的也不是别人，就是我。”

沈胜衣道：“是你弄断了他的一条手臂？”

李东阳道：“左臂。”

他沉吟接道：“说起来已是十五年前旧事，当时他的武功还没有现在这样高，一个人在皖北一带独来独往，所作所为，尽皆伤天害理……”

沈胜衣截口道：“你断他一臂又是为什么？”

李东阳道：“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一个农家少女。”

他一声叹息道：“当时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

沈胜衣传奇—追猎八百里

假，一心要取我性命，直至我断他一臂，才落荒逃去，好一个这样强悍的人，我当时已经想到他日后绝对不会罢休了，只是一念之仁，没有追前将他击杀。”

沈胜衣道：“那之后，他有没有找你报复？”

“没有，”李东阳道：“那之后，江湖上，便完全没有这个人的消息，十多年下来，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个人，件事。”

一顿接道：“到他重现江湖，闯出独臂天魔这个名堂，一个知道他底细的朋友提醒我小心，我才省起来。”

沈胜衣说道：“以我所知，官三保的名传江湖，乃是在人杀了好几个高手之后。”

李东阳道：“所以一省起，我便自开始小心防范，我两年前退隐这里，可以说亦是因为这个原因。”

沈胜衣道：“两年前官三保已经非常活跃，江湖中人间名色变的了。”

李东阳道：“不错。”

沈胜衣道：“却是不来找你。”

李东阳道：“尽管如此，我仍然有一种感觉——迟早他必会找到来！”

他叹息一声接道：“现在他果然找到来了。”

沈胜衣道：“一条左臂，一百七十五条人命，一张他怎样算的。”

李东阳道：“早在十五年前据说他便已决定了杀我满门，之所以一直不采取行动，只是因为一直都没有人出钱买我的命。在开始的时候，他实在不想做这种亏本生意！”

沈胜衣道：“现在，难道有人买你的命？”

“仍没有，”李东阳道：“不过他已没有耐性再等下去，亏本生意也做了。”

沈胜衣道：“怎么会拣你不在家的时候来动手，以他那种人，消息应该非常灵通才是。”

李东阳道：“他就是知道我不在家才动手，邻镇那场大火，也就是他放的。”

沈胜衣奇道：“哦？”

李东阳沉痛地道：“既已灭我满门，留我一条命岂非比杀我更好？”

沈胜衣心头一冷。

李东阳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一种心情，相信你也明白。”

沈胜衣无言颌首。

李东阳嘶声道：“痛不欲生，虽生犹死，他杀我，反而是便宜了我！”

沈胜衣沉吟着道：“听你方才那番说话，似乎你们已经会过面。”

李东阳道：“而且已经交过手。”

沈胜衣道：“你们回来之时，他仍然在这里？”

李东阳点头道：“其他人，都已离开。”

“难道他突然改变初衷，打算在这里等你回来了断？”

李东阳道：“他只是杀入内室之际，无意发现了我收藏珠宝的那间密室。”

他缓步移到对门一面屏风之前。

沈胜衣传奇—追猎八百里

阿纤连随将那面屏风拉开。

屏风之后是一面照壁，上画一幅天女散花图。

天女七人，散花千朵。

阿纤举手往其中的一朵花一按，“喀蹬”的一声，照壁上出现了一道暗门。

暗门之内珠光宝气，辉煌夺目。

一个锦衣独臂中年人倒在珠宝堆中，四肢扭曲，五官变形，胸膛一排肋骨裂肉破衣突出外面，血肉模糊。

沈胜衣目光一落，道：“他就是独臂天魔？”

“正是！”李东阳恨声道：“他一心想将这批珠宝据为己有，是以事了之后，立即将其他人支开，却意料不到我们就在他收拾珠宝之际回来。”

沈胜衣道：“结果他死在你手下。”

李东阳道：“论武功今日的他已经在我之上，可是我仍然能杀死他。”

沈胜衣道：“这大概因为他不肯跟你拼命？”

李东阳大笑道：“我既不封，也不挡，拼命硬挨他三拳七脚，还给他三脚五拳，贴身再一阵乱揍，终于将他揍倒了。”

他说得虽然轻松，但从两人身上的伤势来看，谁都不难想像得到两人那一阵厮杀何等激烈。

笑语声中，血丝从他的嘴角不停地流下。

沈胜衣道：“很好。”

李东阳道：“可惜杀人的并不是他一个人。”

沈胜衣道：“从那些尸骸上的伤痕可以看得出。”

他跟着问道：“除了独臂天魔官三保，还有谁？”